

卷三十三

書名 大學衍義
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三十三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4 30 1 2 3 4 5 6 7 8 9 4



水經

卷第三十三

制國用

行義補卷第三十三

國平天下之要

漕輓之宜上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達河在冀右兗州浮行

水曰于濟濼達因水入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

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順流而下曰公于江海達于淮

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越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

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絕河而渡曰亂

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四庫全書

程頤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百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

朱熹曰。冀州三百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叙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里賦納總未本全二百里納銍刈未三百里納糶

半藁去皮日將又使服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米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臣按。周之王畿。止於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

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吳城邾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興又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引車也粟起於黃腫

黃腫東萊二縣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

斗四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於秦秦

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

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

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

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宴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為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

奉地鑿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入海運然哉凡遠

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方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

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

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衆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衆此二者因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衆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脩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

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通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粟於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於民之多之為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於官以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

鞭撻賠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於國有益於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為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為念而痛為之搏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

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權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為國用哉吁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輓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於

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

決壞。久而不脩。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

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安縣也。海口千

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

廣。而為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

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即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廷鸞曰。即閤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

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郊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灌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遮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

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
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
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
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
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十六萬餘萬石。何凶旱

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

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滿甕也。

臣按國家以得民心為治本。倉粟之積雖多。不

足恃也。其多適足以為盜賊之資耳。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
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臣按創業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與共成王業者。將帥士卒耳。其賜予之駢蕃。周給之優裕。因

其所也。况宮室未備，城池未固。凡百乘輿什器，當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須一一躬置而經營之，宜其用度之廣也。然漢唐之初，歲漕不過一二十萬，及夫繼世之君，往往歲漕至百倍其數，何也？史所謂用物有節而易贍，一言足以盡之矣。斯言也，豈難為哉？繼世而有天下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一切用度俱從撙節，其復祖宗之治功不難矣。

玄宗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臣按耀卿此奏，玄宗不省。在當時雖未行，然其所謂沿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

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臣按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漕運之數無有踰於此數者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監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

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歌艘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網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行漕

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且是亦窄淺之漕。者何以能無溺哉。况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上有所損。溺官軍陪償。舉債當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坐剝淺之費。廣揆次之日多。不幸而沈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旋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沈溺。撈而出之。不至全失。縱有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艘中宜加之。艘板之

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
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
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
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
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求豐倉
米給禁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
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
矣置酒相慶

臣按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有富人

焉而城居負郭無半畝田而惟遠外之是資其
無遠圖可知矣一旦為道梗所隔將何以度日
哉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恒為閼絕之慮撙節
用度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墾田務農不顯
顯待哺於遠漕也唐德宗事可鑒也已當是時
也上用且乏六軍百姓又何賴焉

周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
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約新物尚破省耗况路所
毀豈無損失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胡寅曰觀世宗此言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嘗為耗

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曲盡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况於轉輸糧斛載以舟車經涉艱險積以歲月之久行於道路之間霖雨風澆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立法以防姦不可不嚴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而運糧者亦有斗耗用是故也既名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計筭俾其償焉是何理也
以上漕輓之宜上

後漢書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四

制國用

漕輓之宜下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即民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臣按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梁